

上古诗歌语气助词“只、些、斯、思、止”的词源

黄易青

【摘要】根据表达语气相同、涵盖的语法单位相同、出现文献互补,以及语音差异符合上古时地演变规律等标准,可以推定上古诗歌语气助词“只”“些”“斯”“思”“止”是上古同一语气词的时地变体,它们声音的不同,是因为上古时地音变的影响。它们都是“兮”的变体,而“兮”又是“呵”的变体。以上古语音标准衡量,它们的声音有较大差异,原因是,上古口头语言的实际语音变化,比后人从传世文献即书面语言中得知的要复杂,汉字表意性具有的跨越时空的优势,在记载语气词时得不到像记载实词那样的体现,语气词不具备实词那样的意义,以其在口语中的实际语音为形式,与记录它们的汉字的关系不如实词紧密,所以上古诗歌记录语气词的字形容易随语气词语音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语气助词;时地音变;兮;只;些;斯;思;止

【作者简介】黄易青,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49~5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词源理论及上古汉语同源词库”(11JJD740009)。

《诗经》《楚辞》等用韵的上古传世文献^①里,带有较强烈感情的语气助词,除了最为常见的“兮”,还有“些”“斯”“思”“只”“止”等,训诂学家或训为“辞也”,或译作“乎”,共同之处是承认它们都是语气词,但分别为训,各不关联。我们的问题是,首先,它们既分别为不同的词,在功能和语气上是否相应有区别与分工?有的话,区别和分工是什么?若语气和功能都没有区别和分工的话,不同词之间该是什么关系?其次,它们在汉代以后不见踪影,无论是在诗歌或在散文中都如此,难道后世语言突然不使用原来的语气词?它们消失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疑问,焦点都集中到各词之间的源流及变化上,目前学界尚未将这些虚词联系在一起对其关系进行过综合观察,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词的古音有差异。根据我们对上古音的了解,本文尝试对其关系略加探讨。

一、“只”“些”“斯”“思”“止”用法比较

语气助词的用法指语气涵盖的语法单位,即语气助词的前面都有什么语法内容,以及它们表达什么样的语气。

语气属于句子(包括独词句),语气词助词只能在句末(韵文的句子受音步和节律影响,以明显停顿为句)。韵文中还要区别呼吸停顿与语意停顿。从呼吸停顿的单位看,语气助词其语气所涵盖,主要是相呼应、接续或对称的偶句中的一个分句。从组成分句的实词的词类看,包括单类词为句和多类词为句。前者有名词句和形容词句(可以有修饰成分),如果是单个词就是独词句;后者就是主谓句,包括有主句(如主谓、主谓宾、主谓宾补)和不含主语的主谓分句。比较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语气助词所涵盖的句(分句)中,组成句子的实词的词性及其语法角色;二是语气词所在的句子与其下句的关系。二者有时相关。先比较分句实词的词性和语法角

色。比较的同时,指出它们表达的语气。

《楚辞》“只”仅见于《大招》,108见;“些”仅见于《招魂》,114见。两篇之事都是招魂,内容词句多相呼应,而一用“些”一用“只”。《诗经》“只”29见,“些”未见。“斯”“思”“止”仅见于《诗经》。它们的关系值得关注,首先是它们的文献分布和古音关系,表之如下:(加上将与之比较的“兮”。○表示出现,x表示不出现)

表1 “兮”及其变体之文献分布及古音关系表

| | 支部 | | | | 之部 | |
|----|----|-------|-------|---|----|---|
| | 匣纽 | 章纽 | 心纽 | | 章纽 | |
| | 兮 | 只 | 些 | 斯 | 思 | 止 |
| 诗经 | ○ | ○ | x | ○ | ○ | ○ |
| 楚辞 | ○ | ○(大招) | ○(招魂) | x | x | x |

上表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角度:

从古音关系看,思、些、斯心纽双声,止、只章纽双声;思、止之部叠韵,兮、只、些、斯支部叠韵。

从所出现文献互补关系看,一,“只”与“些”出现场合就是《大招》与《招魂》的互补(《楚辞》各篇句末所用,除了程式化从而更反映书面语言面貌的“乱曰”部分,“只、些”与“兮”的出现也是互补);二,“些”与“斯、思、止”出现的场合就是《楚辞》与《诗经》互补;三,“兮”和“只”虽都出现于《诗经》,但是二者也同时出现于同篇,出现场合也是互补。

根据表一各词出现文献互补情况,本部分先比较“只”与“些”的用法,再将“些”与“斯、思、止”比较,以观察各词在出现文献互补状况下的用法异同。

1.1 “只”与“些”用法比较

1.1.1 “只”涵盖的语法单位

“只”,《诗经》中位置较灵活;《楚辞》则全部见于偶句末。

A. 名词句

A1. 名词主语句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②(《邶风·柏舟》)

此句《柏舟》上下章两见。传:“天谓父也。”“只”出现在主语后,仅此一例。还需要说明,此例实际口语中当是:“母也!天只!”因为整理为整齐化的书面语言,以及韵律节奏的要求而为被视为四字句。

A2. 名物谓语句

伏戏《驾辩》,楚《劳商》只。③

王逸说:“《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诗赋中常罗列铺陈庶物,用以描写,所以它们是谓语。

名词主语句表示呼唤,感叹语气。名词谓语句用以描写、铺陈,表现较强烈的感情。

B. 形容词谓语句

分句没有主语,只有作谓语的形容词。

B1. 形容词谓语句④

魂乎归来!不遽惕只。

魂魄归来!闲以静只。

“闲以静”即“闲而静”。“而”字是为节律的需要,凑足后一分句所需的四音节。

B2. 状态形容词谓语句

西方流沙,滢洋洋只。

雾雨淫淫,白皓胶只。

四字句中,除去语气助词,如果没有副词,那么实词就得有三音节才能足成。这种句式多表现为含有形容词(如“潏”“白”)加叠音(如“洋洋”)或连绵(如“皓胶”)以强调或渲染。

形容词谓语句用以描述、渲染或强调,表现强烈或深沉的情感。

C. 主谓句

C1. 主谓句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邶风·燕燕》)

伐水不可涉,深不可测只。

“任”“测”分别是形容词、动词谓语。谓语形容词为强调可以提前:

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周南·南有樛木》)

“乐只君子”出现在《诗经》三首诗中,共19见。^⑤

C2. 主谓宾句

魂乎无南! 蜮伤躬只。

接径千里,出若云只。^⑥

因为诗歌多用名词主语独立分句,所以主谓宾分句仅见数例。

C3. 谓语分句

四酎并孰,不涩嗑只。

腾驾步游,猎春囿只。

“涩嗑”是动宾,“猎春囿”是谓语后带补语。^⑦

与散文的主谓句多为陈述、判断、疑问语气不同,诗歌的主谓句表现感叹或强烈的感情。

赵平安教授根据出土文字材料,认为“本原型语气词‘只’,是‘也’的写讹”。^⑧我们认为他的材料确凿,论证可信。像名词主语后面的“只”读作“也”,是可从的,如,“母也天只”改作“母也天也”(这个“也”亦当读作“啊”,是“母兮天兮”)。但是诗歌的语气词“只”,特别是谓语后的“只”恐不能是“也”。试把诗歌中谓语后的“只”改作“也”,如,“伏戏《驾辩》,楚《劳商》也”,“魂乎归来! 不遽惕也”,“魂魄归来! 闲以静也”,“仲氏任也,其心塞渊”,它们就不是感叹语气,句子也成了判断句,也就不是诗歌。诗歌句末未见有“也”作语气词的。所以,本文认为,诗歌中谓语后的“只”,不会是“也”。(这些“只”换作“兮”,则辞气顺畅。详下。)

1.1.2 “些”涵盖的语法单位

《招魂》中,语气词“些”都在偶句末。^⑨

A2. 名词谓语句^⑩

秦篝齐缕,郑绵络些。^⑪

B1. 形容词谓语句

像设君室,静闲安些。

露鸡臞臄,厉而不爽些。

B2. 状态形容词谓语句

长发曼鬋,艳陆离些。

翡翠珠被,烂齐光些。

C1. 主谓句

土伯九约,其角觶觶些。

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

前两例依次是叠音形容词“鬋鬋”、名词“旷宇”作谓语。

C2. 主谓宾句

赤蚁若象,蜂若壶些。

C3. 谓语分句

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

C4. 带补语谓语分句

豺狼从目,往来侏侏些。

愚人以嬉,投之深渊些。

“侏侏”形容状态,“深渊”是处所补语。

上述“些”字所涵盖的语法单位的语气,包括名语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主谓句,都与前面“只”字同,都是抒发强烈或深沉的感情。

1.1.3 “只”“些”比较

1.1.3.1 语气词用法比较

取上举代表例句,比较“只”“些”所涵盖语法单位如下表:

表2 《楚辞》“只”“些”所涵盖语法单位比较表

| | 语气词 | |
|--------------|----------------|------------------|
| | 只 | 些 |
| A1. 名词主语句 | 母也天只,…… | |
| A2. 名词谓语句 | ……,楚《劳商》只。 | ……,郑绵络些。 |
| B1. 形容词谓语句 | ……,不遽惕只。 | ……,闲静安些。 |
| B2. 状态形容词谓语句 | ……,滌洋洋只。 | ……,艳陆离些。 |
| C1. 主谓句 | 仲氏任只,…… 深不可测只。 | ……,其角觶觶些。 |
| C2. 主谓宾句 | ……,蜮伤躬只。 | ……,蜂若壶些。 |
| C3. 谓语分句 | ……,不濯嗃只。 | ……,惟魂是索些。 |
| C4. 带补语谓语分句 | | ……,往来侏侏些。 投之深渊些。 |

“只”“些”词气所涵盖,是同样的语法单位,表现强烈、深沉的感情和感叹语气。

1.1.3.2 相关思想内容比较

此项比较仅在《招魂》与《大招》二篇之间。略选数例列为下表:

表3 《楚辞》“些”“只”所在句相关内容比较表

| 《招魂》“些”所在句 | 《大招》“只”所在句 |
|------------------------------|--------------------------|
| 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 魂乎归来! 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 |
| 魂兮归来! 东方不可以沔些。 | 魂乎无东! 汤谷寂寥只。 |
| 魂兮归来!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 魂乎无西! 西方流沙,滂洋洋只。 |
| 魂兮归来,何远为些? | 魂魄归来! 无远遥只。 |
| 归来兮! 恐自遗贼些。 | 魂乎无西! 多害伤只。 |
| 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 | 山林险隘,虎豹蜿只。 |
| 蝮蛇蓊蓊,封狐千里些。 | 魂乎无南! 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 |
| 魂兮归来! 反故居些。…… | 魂魄归来! 闲以静只。 |
| 像设君室,静闲安些。 | 自恣荆楚,安以定只。 |
| 肴羞未通,女乐罗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 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
| 二八侍宿,射递代些。 ^⑩ | 二八接舞,投诗赋只。 |
| 九侯淑女,多迅众些。 | 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
| 蛾眉曼睩,目腾光些。 | 嫫目宜笑,娥眉曼只。 |
| 靡颜膩理,遗视矚些。 | 容则秀雅,稚朱颜只。 |

表达同类意思、同样感情的句子,其语气一用“些”一用“只”。如,“何为四方些”与“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意义基本一样。显然“些”相当于“只”。

语法内容与句意内容的分别比较,其相对应一目了然。它们的位置,“些”“只”均出现在复句的偶句末,毫无例外。

1.1.3.2 小结

“些”“只”作用和语气相同,两篇各用其一,不相杂厕。这种互补,如果能证明其语音之间有演变关系(详后),只能说明它们是同一个词的变体。

1.2 “斯、思、止”与“只、些”的比较

“斯、思、止”在出现的文献上与“些”互补(见表一),没有对立,所以可以比较。下面先分别分析“斯”“思”“止”的用法,再一起与“只、些”比较。

1.2.1 “斯”涵盖的语法单位

《诗经》“斯”作语气词约50余见。^⑪以出现位置的情况为论,《诗经》“斯”之于《楚辞》“些”,犹《诗经》“只”之于《楚辞》“只”。

A0. 分句中的名词主语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大雅·皇矣》)

语气助词“斯”作音衬。若无语气助词,上例即为“柞棫拔,松柏兑”。按,音衬主要是作为足具句子音节以协调韵律和节奏的作用,但它是描写特殊的关注对象,具有带感情的语气。

A1. 名词主语句

彼旃旒斯,胡不旒旒。(《小雅·出车》)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小雅·湛露》)

“彼旃旒斯”就是“那旃旒啊”,“湛湛露斯”就是“浓厚的露啊”,“斯”表示称呼特殊感觉对象的语气或感叹。

B1. 形容词谓语句

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幽风·鸛鴒》

“恩勤”即“殷勤”，作谓语，以节律的需要，分别在各音节后接语气词“斯”，表现慨叹语气。

C1. 主谓句

彼何人斯，其心孔艰。《小雅·何人斯》

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大雅·大明》

“彼何人斯”，谓“那是什么样的人哪”，“斯”表示的语气不是疑问，而是慨叹。

C3. 谓语分句

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幽风·破斧》

(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幽风·鸛鴒》

“鬻子之闵”即“鬻子是闵”(鬻子，稚子)，因用韵而把宾语前置。

以上“斯”表现的语气，都是具有强烈感情的感叹。

1.2.2 “思”涵盖的语法单位

“思”作语气助词只见于《诗经》，凡25例。

C1. 主谓句

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小雅·无羊》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周颂·敬之》

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小雅·南有嘉鱼》

《无羊》与《采薇》，“思”在奇句。这种情况留与下面要讨论到的“兮”字的用法比较。

C3. 谓语分句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

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小雅·白驹》

二例语气词都在偶句后。这与“些”“只”作句子的语气词都在偶句的情况相同。

“思”作语气词仅见于C类主谓句，表示赞美(如《无羊》)、慨叹(如《采薇》)、劝诫(如《敬之》)和欢乐(如《南有嘉鱼》)等语气，都带有强烈感情。

1.2.3 “止”涵盖的语法单位

《诗经》“止”共122见，87见为语气词，^⑩《笺》或释作“辞也”。

B1. 形容词谓语句

维予小子，不聪敬止。《周颂·敬之》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大雅·文王》

C1. 主谓句

韩侯迎止，于蹶之里。《大雅·韩奕》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小雅·采薇》)

C3. 谓语分句:

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大雅·抑》)

亦既见止,亦既覯止……(《召南·草虫》)

上述形容词谓语句和主语句,“止”表示的语气,也是感叹或强烈的感情。

1.2.4 “斯、思、止”与“只、些”的比较

根据上面各词用法,“斯、思、止”与“只、些”用法异同表之如下:

表4 《诗经》“斯、思、止”与《楚辞》“只、些”用法异同比较表

| 《楚辞》所用 | | 《诗经》所用 | | |
|----------------|-----------|-----------|----------|----------|
| 章纽 | 心纽 | | 章纽 | |
| 支部 | | 支部 | | |
| 只 | 些 | 斯 | 思 | 止 |
| A0. | | 柞械斯拔,…… | | |
| A1. 母也天只,…… | | 彼旗旒斯,…… | | |
| A2. ……,楚《劳商》只。 | ……,郑绵络些。 | | | |
| B1. ……,不遽惕只。 | ……,闲静安些。 | 恩斯勤斯,……。 | | ……,不聪敬止。 |
| B2. ……,潞洋洋只。 | ……,艳陆离些。 | | | |
| C1. | ……,其角鬻鬻些。 | 彼何人斯,…… | 尔羊来思,…… | 韩侯迎止,…… |
| C2. ……,蜮伤躬只。 | ……,蜂若壶些。 | | ……,天维显思。 | ……,薇亦刚止。 |
| C3. ……,不涩隘只。 | ……,惟魂是索些。 | ……,鬻子之闵斯。 | ……,不可求思。 | ……,告尔旧止。 |
| C4. | ……,往来侏侏些。 | 哀我人斯,…… | | 亦既见止,…… |
| | ……,投之深渊些。 | | | |

(“只”字一栏内,A1 例为《诗经》所用)

《楚辞》“只、些”与《诗经》“斯、思、止”,除了 A1 即名词主语句,以及 A0 名词主语后的音衬(A1 与 A0 两式共同点都是语气词在名词后,A1 式语气词在奇句),其他式中语气词所涵盖的语法单位,双方基本是相等的。这表明,表达同样的语气,涵盖同样的语法单位,《诗经》与《楚辞》分别使用不同的词。本文认为,表示同样语气,涵盖同样的语法单位,相同或同一渊源的语音形式,加之出现文献互补、没有对立,以此四者为标准,如果各词于此四者的比较皆同,那么这些不同形式的词,就是同一语源的词,即同一个词的时地音变而形成的不同词形,称作异体。如果这个标准可行,那么剩下的任务就是证明这些词的古音关系。

二、“兮”与“斯、些”的比较

词源的比较,必需穷尽源流。局限于某一阶段的观察,支流纷杂交错,是不能说明支流之间的脉络关系的。语气乃胸中之气的自然溢出,其本音必是从喉直接呼出,没有憋屈压抑到从舌齿而出的道理。“只、些、斯、思、止”等都是舌齿音,必需求它们的源词。根据古音时地演变规律,推定它们的源词就是“兮”。

2.1 《诗经》《楚辞》的“兮”

“兮”作语气词的情况人所共知,但是为了与“只、些、斯、思、止”比较,不能不先梳理其各种用法。“兮”《诗经》323 见,《楚辞》2317 见,《老子》26 见。本部分讨论《诗经》“兮”的用法,以与“斯、些”比较;然后比较《诗经》

与《楚辞》“兮”字所在分句关系的异同。《楚辞》“兮”的具体用法则不归纳,因为《楚辞》用“兮”已经成为规范整齐的文学程式,不再是纯自然语言的表现(详下)。

2.1.1 《诗经》“兮”涵盖的语法单位

A0. 分句名词主语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小雅·蓼莪》)

伯兮(殯兮,邦之桀兮)。(《卫风·伯兮》)

主语是一种称谓,所呼带有很强的感情。

A1. 名词主语句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邶风·日月》)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邶风·氓》)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郑风·将仲子》)

《日月》例的“兮”既是感叹,也有音衬作用。(其上句是“日居月诸”,即“日呀月呀”,可以比较。)(《氓》《将仲子》例主语是祈使对象。

A2. 名词谓语句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邶风·简兮》)

(伯兮殯兮)邦之桀兮。(《卫风·伯兮》)

“西方之人”是“彼美人”的谓语,“邦之桀”是“伯”的谓语。“兮”在名词谓语句仅此两例。

B1. 形容词谓语句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唐风·无衣》)

溱与洧,方涣涣兮。(《郑风·溱洧》)

诗歌中往往可以不出现主语。如: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齐风·猗嗟》)

“昌”谓其年,“颀而长”谓其体,“抑若(而)扬”谓其神情,所谓皆不出现。(比较“美目扬兮”,“扬”则谓其目。)

B2. 状态形容词谓语句

佼人僚兮,舒窈纠兮。(《陈风·月出》)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悦兮)。(《召南·野有死麇》)

“舒窈纠”写其行止舒迟娴静。“舒而”即“舒然”,“脱脱”形容舒徐的样子。

B3. 提前的状态的形容词谓语句

嗒兮嗒兮,其之展也。(《邶风·君子偕老》)

荟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变兮,季女斯饥。(《曹风·候人》)

“嗒嗒”犹璀璨,状展衣之鲜盛。“荟蔚”状南山朝云升起之盛,“婉变”写季女受饥之弱貌。^⑤

C1. 主谓句

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小雅·都人士》)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郑风·野有蔓草》)

有时主语后的“之”是音衬,不是结构助词,如,《周南·葛覃》“葛之覃兮”即葛覃,《郑风·缁衣》“缁衣之宜

兮”即缙衣宜。

C2. 主谓宾句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粢兮。(《郑风·缙衣》)

C3. 谓语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郑风·子衿》)

无感我帨兮,无使龙也吠。(《召南·野有死麇》)

“予授子之粢”、“在城阙”、“无感我帨”,都是动宾作谓语。前面都是感叹语气,后一句是祈使语气。

C4. 带补语谓语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魏风·伐檀》)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郑风·丰》)

D. 双音词首音节

“兮”在双音词第一音节后,涵盖的只是一个音节、语素,为音衬,也有感叹语气。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邶风·绿衣》)

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卫风·淇奥》)

“兮”表示感叹、呼唤或抒情等强烈的情感,为人们所承认。从语气词所表达的感情看,“兮”与“只、些、斯”等是一样的。

2.1.2 “兮”与“斯、些”的比较

根据上举例,比较《诗经》“兮”与“斯”及《楚辞》“些”用法如下:

表5 《诗经》“兮”与《诗经》“斯”、《楚辞》“些”用法比较表

| | 《楚辞》“些” | 《诗经》“斯” | 《诗经》“兮” |
|------------------|-----------|-----------|------------------|
| A0. 分句名词主语 | | 柞械斯拔,…… | 父兮生我,…… |
| A1. 名词主语句 | | 彼旃旒斯,…… | 父兮母兮,…… |
| A2. 名词谓语句 | ……,郑绵络些。 | | ……,西方之人兮。 |
| B1. 形容词谓语句 | ……,闲静安些。 | 恩斯勤斯,……。 | ……,安且吉兮。 |
| B2. 状态形容词谓语句 | ……,艳陆离些。 | | ……,舒窈纠兮。 |
| B3. 提前的状态的形容词谓语句 | | | 磋兮磋兮,…… |
| C1. 主谓句 | ……,其角鬻鬻些。 | 彼何人斯,…… | 我不见兮,…… ……,零露漙兮。 |
| C2. 主谓宾句 | ……,蜂若壶些。 | | ……,予授子之粢兮。 |
| C3. 谓语句 | ……,惟魂是索些。 | ……,鬻子之闵斯。 | ……,在城阙兮 |
| C4. 带补语谓语句 | ……,往来侏侏些。 | 哀我人斯,…… | 无感我帨兮,…… |
| D. 双音词首音节 | ……,投之深渊些。 | | ……,寘之河之干兮。 |
| | | | 绿兮衣兮,…… |

比较“些、斯”与“兮”所涵盖的语法单位,其用法基本是相同的。

还需要说明《楚辞》“兮”的用法。^⑥在表示强烈感情的语气和作音衬的两种用法上,《楚辞》“兮”与《诗经》一样。这二者是“兮”的本质属性。此外,《楚辞》“兮”所在句子的结构和句子关系,从根本上与《诗经》不同。《诗经》是主要源于非文人的鲜活语言的而经文人整理的民歌(《雅》《颂》最初也是口头的诗歌形式),“兮”是鲜活口头语言吐辞纳气及节律自然需要的自然音节,随口而出。因为自然,所以与“兮”有关的句式并不工整,所

以我们关注的是这种不工整底下的规律,“兮”起什么作用:对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和和什么样结构的语言单位起表达感情或作音衬的作用。而《楚辞》是文人的作品,首先是书面语言,呈现程式化的语句和表达方式,创作时可以从容铺陈排比。它是在已然形成固定、工整的句子形式框架下来容纳思想内容。因为句式的既定,所以“兮”字在这种句式中的作用,实际上不是与语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这种内容需要的结构先有直接关系,而是纯粹在辞句形式上起着延长辞气、节奏韵律、呼应前后、规整篇章的作用。如,“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写作“秋兰麋芜,罗生堂下”意思也不减。(可以与《诗经》也具有同样作用的“兮”及“斯”“止”比较。)由于这种不同,所以本文不将《楚辞》的“兮”跟《诗经》的“兮”及其他语气辞作涵盖语法单位的比较。而《楚辞》“只、些”,虽然出现也有整齐化的倾向,但它们更主要的是表现语句内容所具感情时的自然流泄,更接近口语。如,“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些”就是表现强烈的语气,没有它不行。

“兮、只、些”三字作语气词都是本字,又都见于《楚辞》,它们是否可以被认为本为一词?按,“只、些”虽然同见于《楚辞》,但使用它们的作者并非一人,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没有对立。《楚辞》中,“只、些”与“兮”,在使用的作者和用法上也没有对立,而是互补,句末用“只、些”的篇章,不用“兮”。^⑩作者用“只、些”,是当时方音的实际记录,而同一篇用“兮”,是书面语言词语的承用。

三、古音关系

表一已经展示各词的古音关系。各词之间有差异,如果要确认它们是“兮”的时地变体,其语音关系需要解释。

3.1 声母关系

兮,匣纽;只、止,章纽;些、斯、思,心纽。以通语音系为标准,它们的声类分别是舌根音、舌面前音和舌尖前音。但从实际音读看,上古后期齐鲁、楚、吴越方言舌根音(晓匣见溪疑)发生了向舌尖前音(精清从心)演变的趋势;同时,章纽字要么读同舌根音,要么读同舌尖前音,因为这些方言的音系中,没有与舌根音和舌尖前音对立的舌面前音。^⑪

3.1.1 “些、斯、思”的声母来源

上古发生舌根音向舌尖前音演变的趋势,这是由方言开始而扩散到通语的演变。汉代训诂学家即发现此音变趋势,如,亨音变如湘,《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维錡及釜。”传:“湘,亨也。”“湘之”即“亨之”。《音义》:“湘,息良反。”心纽。烹煮义的“亨”许庚切,晓纽。又,献读如鲜,《礼记·月令》:“天子乃鲜羔开冰。”注:“鲜当为献,声之误也。”献又读如莎,《周礼·司尊彝》“鬱齐献酌”郑玄注:“献读为摩莎之莎,齐语声之误也。”又,“其朝践用两献尊”注:“郑司农云:‘献读为牺。’”《音义》:“两献,本或作戏,注作牺,同素何反。”献,晓纽;鲜、莎、牺(素何反即读作莎),均是心纽。其例众多,这是前人公认的声转证据。因此,“些”是“兮”之声转(兮亦转为只),“兮”是“呵”之细音。^⑫

直接证据如,《方言》十:“曾、訾,何也。湘潭之原、荆之南鄙谓何为曾,或谓之訾,若中夏言何为也。”注:“今江东人语亦云‘訾为’,声如斯。”湘潭之原、荆之南鄙,即楚语所在。何呵声同,訾些声同。“何为”声转作“訾为”,与之平行的就是,“呵”声转为“些”。訾“声如斯”,可证“呵”音转如斯。

3.1.2 “只”的楚方言音读

章纽字在楚方言音读同舌尖前音。《上博楚简·彭祖》“既只於天”,“只”读“跻”。跻,子计切,精母。《郭店楚简·缁衣》“寺员”,《上博楚简·诗论》“寺”皆读作“诗”。寺,邪纽;诗,书纽。《大雅·桑柔》“逝不以濯”,《墨子·尚贤》引作“鲜不以濯”。逝,书纽。《墨子》亦楚音。这些是章纽字在楚语读舌尖前音。据此,《楚辞》的“只”与

“些”实际读音相同。《上博楚简·诗论》“其仪一氏”，今《鸣鸠》作“淑人君子，其仪一兮”。氏、只叠韵；禅章旁纽，根据上面的例证，楚方音当读舌尖前音：“其仪一氏”（犹言“其仪一只”）对应通语“其仪一兮”，而方音当读“其仪一些（音斯）”。^③

还有一个区别特征的差异需说明，“只”是塞擦音，“些”是擦音。这让我们想起《颜氏家训·音辞》所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南方人擦音与塞擦音的混淆如下表：

表6 塞擦音与擦音互混例字表

| 以塞擦音为擦音 | | 以擦音为塞擦音 | |
|---------|-------|---------|-------|
| 从 | 邪 | 禅 | 船 |
| 钱(昨仙) | 涎(夕连) | 石(常只) | 射(神夜) |
| 贱(才线) | 羨(似面) | 是(承纸) | 舐(神纸) |
| 塞擦音 | | 擦音 | 塞擦音 |
| 精组 | | 章组 | |

据颜氏所说，南方人精组字以塞擦音为擦音，章组字则以擦音为塞擦音（塞擦音字读擦音）。即，南方人塞擦音“只”，相当于北方人的擦音。^④综合章组读舌尖前音的趋势与章组字以擦音为塞擦音的“谬失”，南方人“只”读舌尖前音则音韵地位与“紫”（将此切）同，其擦音则与“徙”（斯氏切）同；斯氏切之南音为苏个切（详下），心母。

颜之推所指的“谬失”，源于秦汉南方方音。《周南·汉广》“之子于归”，笺云：“之子，是子也。”《庄子·逍遥游》“之二虫又何知”，即“是二虫”。是，擦音。之，塞擦音。又，“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即“适夭阏”；“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即“适九万里”。《孟子·滕文公》“自楚之滕”，即“适滕”。《说文》：“适，之也。”施只切，擦音。“是”声转为“之”，犹“适”声转为“之”（入声弱化为去声，详下）。

3.1.3 “止”声母的古音来源

止，诸市切，章纽字。从字与词的关系看，诸市切是实词停止义的音读。因为假借及声类与音读之间有矛盾，语气词“止”读什么音，未必简单地同于实词之音。章组之音来源复杂，其原因一是声类混并，二是古文字声符混同。从方音看，语气词“止”，出现在《雅》《颂》比较多，它主要是中原与西北方言的语气词。章组字在先秦北方或西北方言，也不读舌面前音。语气词“止”的古音，当从形、音、义方面考求。

“止”作为“齿”的声符，而“齿”古读舌根音。甲骨文“齿”作象牙齿排列形，晚周金文才加声符（篆作止）为形声。^⑤“齿”的词源与年岁的意义有关，卜辞中“齿”常表示动物的年齿。年齿义的词源就是“期”，与“棋”同源（《说文》：“棋，复其时也。从禾，其声。《唐书》曰：‘棋三百有六旬。’”居之切。）《广雅·释诂》一：“齿、棋，年也。”“齿、期、棋”同源。古代通过看动物的口齿知它的年龄，所以“齿”的命名理据就是“期”“棋”。闽南话“齿”读[kjɿ]，可以印证。所以，小篆“齿”的声符，其来源不是足趾的“止”，而是古文字与之形近的出（音又，匣纽）。

与出声有关的还有一个“志”字，本音也是舌根音。《国语·晋语四》：“……天事必象，十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即二三子记住这件事。《左传·哀公十八年》：“《志》曰：‘圣人不烦卜筮。’”“志”即“旧书雅记”之“记”，也作“记”，《礼·学记》：“《记》曰：‘蚊子时术之。’”“《记》”即“《志》”。《学记》又曰：“一年视离经辨志。”“志”就是“记”，是“离经辨记”。《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有志”即有记,有记传文献可以上考丘所未逮时代的社会情况。从“志”得声的“痣”,《广韵》训“黑子”,闽南话也读[kji]。

所以,语气词“止”,其声母本读舌根音(与“只”同)。这里要联系一下凡8例集中见于《郑风·叔于田》的另一个语气词“忌”。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传:“忌,辞也。”笺云:“忌读如‘彼己之子’之‘己’。”按,今《诗》作“彼其之子”。己、其,都是上声。语气词“止”,读音同“忌”,二者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记录形式。

3.2 韵母关系

兮、些、斯、只,支部;思、止,之部。支、之二部上古音截然有别,如何相通?

按,《诗经》《楚辞》用韵,支、之截然有别,是从文人整理的传世文献中归纳的,并且体现在实词中。实词意义实在,义附于字形,实际口语中声音变化不是直接影响到记载的文字,词与文字形体关系稳定;但虚词大不相同,虚词没有实义,词之实质主要在于声音,而声音变化直接影响到记载的文字。虚词多是本无其字,或虽造字,也不能依托实物,而只能依托声音状况(如“些”从此声,“兮”也是依托发音的气流形象)。所以,上古虚词,尤其是记录语声的语气词,最受当时语音演变的影响。说白了就是,先秦即有大量的古音演变,包括支、之的相混,只不过实词与字形关系结合紧而汉字有超时空的性质,文人记录和整理中可据形义相符原则,依据意义记录字形,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当时口语中已经发生的音变事实;而虚词不与文字结合紧,语音演变直接影响到用字的变化。这个道理,就像假借字最能反映语音演变一样,先秦假借、异文中古反映了支、之相混的事实。

例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闻笑圣(声),则彝(鲜)女(如)也斯喜。昏(闻)河(歌)谣,则滔(陶)如也斯奋。圣(听)琴瑟之圣(声)则悸女(如)也斯懣(叹)。观麥(賚)武则齐女(如)也其(斯)作。观(韶)(夏)则免(勉)女(如)也其(斯)金(俭)。”^②“其”与“斯”互换,其读作斯。其,之部;斯,支部。反过来,“斯”即从其得声。

又,《方言》十:“(憐)九嶷湘潭之间谓之人兮。”卷七:“(爰)吴越之间谓之怜职。”人兮、怜职,方音之转(怜转为人,日母与来母不分),职之翼切,章母职部,方言入声消失,读之部。所以楚方言的“人兮”对应吴越之间“人止”。

虽然古音“些”“斯”双声叠韵,但《切韵》“斯”在支韵,语辞“些”在歌韵去声个韵。按,“斯”息移切是通语音读,“些”苏个切是楚语音读,以通语音系为标准虽属双声叠韵,但音值实不同。它们都是从“呵”来(详下),“斯”应当经过匣母“兮”再读心母,“些”是洪音,应当直接从“呵”来。

3.3 声调关系

《广韵》语辞“些”字“楚语苏个切”,去声;而兮字平声。按,《切韵》序曰:“梁益则平声似去。”指汉中一带平声读如去声。梁益平声似去,是一种举例,未必平声似去的只存乎梁益,本文认为,苏个切当是江汉一带应对通语苏歌切的读音。

只、止,上声。声调演变关系待考。

3.4 小结

语气词“只”“些”“斯”“思”“止”,其出现的文献互补,没有对立;所表现都是具有强烈感情的语气;涵盖的语法单位基本相同;它们的语气和涵盖的语法单位,与“兮”一样。“只”诸词与“兮”,古音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反映的语音演变,符合上古时地音变规律,它们是“兮”在上古的时地音变的变体。

四、结语

本文关于诸词关系的推论,依据这样的观念:一,共时上,同样语气,同样功用,没有对立,则不应该有二

词。二,历时上,任何一个词必须有源流可考,假如一个词只出现于某一中间时代(如“只”“些”等),如果不是社会历史文化消失所致的化石词,那么这个词应当是某个词在某些时地的变体。三,词际关系的追溯,必须律以可以证明的古音关系为准。

根据上述观念,我们讨论了“只”“些”等词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兮”的关系;以上述观念看,“兮”也有源可溯。实际口语中出现“兮”,当是上古后期的事。它是更早时“呵”的变体。学界对此已经有讨论^③,略举《老子》传世与出土文献异文数例如下^④:

十四章:“绳绳兮不可名。”甲、乙本皆作“寻寻呵……”。

十五章:“与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河上本。王本“与兮”作“豫焉”)乙本作“与呵……犹呵……严呵……涣呵……沌呵……溱呵……澶呵……”(甲本略阙)

《老子》帛书语气词一律用“呵”,今本一律用“兮”。“呵”与“兮”经历了两个时代,后者当是上古后期出现的,它由“呵”字演变无疑,汉代在整理文献时,用当时通行的“兮”记录这个词。“呵”转为“兮”,犹“何”转为“奚”。(本文初稿承王诚、董婧宸二位博士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在此致谢)

注释:

- ①除了《诗经》《楚辞》,集中用“兮”的还有《老子》。本文主要集中考察前两种,《老子》例见于“结语”部分。
- ②句子加小括号的,表示不属于本式的句子或句子成分。下同。
- ③《大招》用“只”,《招魂》用“些”,故而本文所引不注出处的,分别见于此二篇。
- ④本类包括形容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词组谓语句,以下不再说明。
- ⑤如果比照“贤哉!回也”,则当读作“乐只!君子”。
- ⑥朱熹:《楚辞集注》:“出若云,言人民从多,其出如云也。”
- ⑦“涩嗑”谓涩咽喉,“猎春囿”王注:“猎于春囿之中。”
- ⑧赵平安:《对上古汉语语气词“只”的新认识》,《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4页。
- ⑨承王诚博士告知,汤炳正《〈招魂〉“些”字的来源》(《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从苗族招魂咒语尾声“写写”与《招魂》“些”字的比较及“此”、“些”音读转变规律两方面,论证了“些”为“此此”二字之重文,跟苗族咒尾“写写”的二音连读相当。本文不从,因为“些”显然是语气词,与前面的语言单位联系密切,不是咒尾,不直接关系咒语意义。并且,《大招》也是招魂,而用“只”不用“些”。
- ⑩本文以下所列各语气词所涵盖的语法内容,编号比照前文,如“A1.名词主语句”,未见的语法内容辄跳过。
- ⑪蒋骥:“绵络,灵幡也。”
- ⑫王逸注:“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乐”,“射,厌也。”
- ⑬《诗经》“斯”96见,本文初步认为,其中50余见为语气助词。个别例子判定有待详审。
- ⑭122例各例词性判断略与前人不同,居句末者,“至止”8例,“戾止”5例,“泣止”3例,“止”前人或归为实词,本文以为语气词。如,《采芑》:“方叔泣止,……。方叔率止,……。”“泣止”与“率止”相对,而“率止”之“止”显然不得以为实词。
- ⑮与此类相比,“乐只君子”(“只”字用法C1)也是强调形容词而提前,区别在于,由于以呼吸停顿为标准的四字句格式,“乐只”不是一个独立的谓语句。
- ⑯《楚辞》“兮”所在句的句式已经有人讨论,参见王德华《骚体“兮”字表征作用及限度——兼论唐前骚体兼融多变的句式特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5期,2008年9月。本文可以简单补充的是,除了表达语气,在节律上“兮”作为

音衬,主要就是在一个“偶结构”的中间,起停宕、呼起、承接的作用。偶结构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并列或相承的结构(如,《少司命》“绿叶兮素华”,《河伯》“与女游兮九河”),二是两个意思相关的分句(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但本文此处关注点不在它的具体句式。

⑰《招魂》、《大招》也用“兮”,如,《招魂》:“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同时,《招魂》的“乱曰”也在对偶的奇句末很规整地用“兮”,如:“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但不难看出,即使同一篇并用“些”“只”与“兮”,也不是对立,“兮”只用于呼唤的“魂兮”和“乱曰”,属于程式化的,而“些、只”用于正文的偶句末。

⑱黄易青:《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明母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黄易青:《上古与元音舌位变化同步的声母舌位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黄易青:《上古后期通语与中原、齐鲁、楚方言见章精三组声母的交替》,《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

⑲黄易青:《上古后期通语与中原、齐鲁、楚方言见章精三组声母的交替》,《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

⑳上面证明“兮”音变为“些”,所以从通用的语气词说,方言“一些”就是通语“一兮”。董婧宸提出,“只”的谐声有一些来自喉牙音(如迟、穰等)。按,“只”的词源当是喉牙音,此类谐声亦是证明;在楚方音中已经读舌尖前音。又,氏又有精、支二音。月氏国名音支,平声;豨氏县名音精,舌尖前音。

㉑所引刘昌宗读音与此相反,将塞擦音神纽字“乘”读作擦音禅纽字“承”。又,《周礼司市》音义:“贯,刘伤夜反,一时夜反”亦同。

㉒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1页。

㉓为避免不必要繁琐,此段个别古字形用学界所考释隶定字。

㉔参见胡敕瑞:《试论“兮”与“可”及相关问题》,《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版;黄易青:《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明母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4年1期;黄易青:《上古与元音舌位变化同步的声母舌位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期。

㉕《老子》传世文献不注明的,王本与河上本皆同;出土文献不注明的,甲本、乙本皆同。所引甲、乙本,依次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84、291—294、328、348页。

A Study on the Modal Particles of zhi 只, xie 些, si 斯, si 思, and zhi 止 in Ancient Chinese Poems

Huang Yiqing

Abstract: The modal particles of Zhi 只, xie 些, si 斯, si 思, and zhi 止 were the variants of the modal particle Xi 兮 in that all of these particles expressed the same modal, applied in the same grammatical unit, and were documented complementarily in spite of their phonetic dif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Xi 兮 was a variant of modal particle He 呵.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se modal particles we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which actually reflected a certain degree of sound changes in old times. The actual phonetic changes in ancient spoken Chinese were far more complicated than detected from the existed written classic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fact that modal particle does not carry the meaning of a “real” word, its character form in ancient time easily changed as its pronunciation changed in ancient poems.

Key words: Modal particle; Historical sound change; Xi 兮; Zhi 只; xie 些; si 斯; si 思; zhi 止